

第15卷

贾平凹文集

大风起兮云飞扬

威加海南□归故乡

安得猛士兮守四方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I

贾平凹文集

第 15 卷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贾平凹文集. 第 15 卷/贾平凹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4

ISBN 7-224-06472-6

I. 贾… II. 贾… III. ①贾平凹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0906 号

书 名: 贾平凹文集 第 15—18 卷

作 者: 贾平凹 著

出版发行: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 邮编: 710003

印 刷: 陕西省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32 开 55.875 20 插页

字 数: 1237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

书 号: ISBN 7-224-06472-6/I·1147

定 价: 100.00 元

(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, 电话: 87025196)

目 录



高老庄	(1)
《高老庄》后记	(405)
怀念狼	(411)
《怀念狼》后记	(657)



高老庄

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，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。稷甲岭常常崖崩，但这一次情形十分严重，黄昏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在葡萄园的上空旋转，接着一声巨响，像地震一般，骥林娘放在檐筐上晾米的瓦盆当即就跌碎。双鱼家的山墙头掉下一块砖，砸着卧在墙下酣睡的母猪，母猪就流产了。而镇上所有人的门环，在那一瞬间都哐啷哐啷地一齐摇动。迷胡叔也是看到了那个椭圆形的飞行物，坚持认为那是一顶草帽，崖崩一定与草帽有关，因为当年他之所以在白云湫杀人，就是也看见过这样的草帽。高老庄镇的镇长，他是有文化的，当然要批评迷胡叔，一面解释这可能是飞碟，近年里在商州地面上已经有过多次发现飞碟的报道，不足为怪；一面察看了崖崩现场，将崖石埋没的三十亩水田写成了五十亩水

田和一条灌溉渠的重大灾情报告，紧急申请着县政府的救济。

这天夜里，菊娃抱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和婆婆在院里看天象，还说着白日的崖崩。就在米碗里插着了三根高香，感念起崖崩埋没了那么多的水田，眼看着就埋没了祖坟，却没有埋没，这都是神灵的保佑，要不，孩子的爷爷快要过三周年忌日了，那可怎么得了？顺善路过院门口，鼻子凑凑，闻见了高香的茎味，也笑眯眯趑趄进来，听她们提说三周年忌日的事，就问道：“这三周年的祭祀是大过呀还是小过，子路难道还不肯回来吗？”菊娃和婆婆一时都脸上僵住，没了言语。顺善却发起感慨：“上一辈人，或上上一辈人，即使在外干多大的事业，于老家还是要筑一院房子，修一条巷道，造桥建祠，盖戏楼子——风流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——七星沟的苏家寨子，木王岭的高阳堡，还有咱高老庄，都是这么形成的镇落。可这些年里苏家寨子又出了个医生，出了一名诗人，北京城里的总书记巡视到那里，县上领导赠送总书记的就是一套医生研制的护阙真元袋，再就是诗人当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十八首颂辞。高阳堡也出了一个县财政局长，一个县办公室主任，两家的房子都盖得前有庭后有院的，镇中建了大市场，方圆十多里的人要去赶集，租赁摊位，在市场的招待楼上可以泡茶和泡烧茶的妞儿。子路已经是省城大学的教授了，大家满以为他要在高老庄大兴土木呀，可他数年竟不回来，这井也不淘，门楼不修，院墙头塌了一豁，好像是不要了……什么都不要了？！”菊娃忙说：“顺善哥你扯到哪儿去了？睡吧睡吧，夜也深了，明日我还替娘去茶坊镇买几斤棉花哩！”顺善嗯了嗯，停止话头，摸摸孩子的脸，说：“伯来了也不问候？叫伯！”孩子瞪着眼，偏是不叫，顺善就又问茶坊镇的棉花是什么价，镇街东头的货栈里新

进了一批棉花，成色好，肯定还比茶坊镇的便宜，就走了。顺善一走，菊娃和婆婆还是仰头看着满空繁星，各自默数了一遍，又默数了一遍，一遍与一遍数目不同。坐坐无聊，各自进屋睡去。

菊娃挪坐在了厦房的炕上了，两只鞋子一脱丢下地，不偏不倚，整整齐齐排在一起，但全都底儿朝上。儿子趴在炕沿看着，突然说：“娘，我爹他们要回来了。”菊娃愣住了，拿眼睛直勾勾看起儿子。她希望着儿子再说一句，儿子却钻进被窝睡下了。门外头起了风，风从门道里进来吹动了吊在半空的灯泡，使菊娃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，菊娃一时似乎思量了什么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思量，久久地坐在那里，听野狗在村口土场上叫。天明起来，对婆婆说：“娘，我今日就到店里去住。”娘说：“不是说好去茶坊镇买棉花吗？”菊娃说：“改日去吧。……石头我也得送到他舅家去。”娘说：“改日就改日吧。店里就那一张小床，雇来的彩彩在那儿，两人怎得睡下？你说啥的，石头去你哥那儿?!”菊娃说：“我哥那儿离老黑家近，石头跟老黑爹学针灸，总不能有一阵没一阵的。”娘说：“……这怎么都要走呀？”菊娃说：“石头他爹要回来了。”老太太也愣了，嘴张张，倒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头就低下去，一边用抹布擦柜盖上的米盆面罐儿，擦出油光来，一边说：“子路要回来？谁说子路要回来？子路……”

吃罢早饭，菊娃果真背了石头去了娘家。子路娘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，捉住鸡拿指头塞进鸡屁眼里试有没有颗蛋下，但立即把鸡丢开，进屋翻箱倒柜，寻着了子路早年的一双旧鞋，用绳子系了，吊到红薯地窖里，自言自语道：要回来，就把西夏也给我领回来，让你爹也瞧瞧我儿的日子又回全了！

娘在家里唠叨着，心电感应，坐在车站台阶上的子路就打了个喷嚏。这个喷嚏打得惊天动地，连站在广场上那个警察也回头往这边望望，子路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立即矜持起来，面上平静如水，然后目光放远，瞧起西夏挤进了售票房前的一堆人群里。原本该西夏在这里守护行李子路去买票的，但子路个子小，挤不到售票窗下，又不想从那些人的胳膊下钻来钻去，西夏就长胳膊长腿地去了。

西夏在人窝里挤得满头大汗，鞋踩脏了，发卡也掉了，好不容易买了票退出来喘气，旁边一个女人一直在看她，说：“这么漂亮的人，该有自己的私家车哩！”西夏说：“是吗？那我就得换老公呀！”那女人白皮净肉地笑了，说：“到哪儿旅游？”西夏说：“回婆家。”女人说：“哪儿的？”西夏说：“高老庄！”说罢自己也嗤地笑了，她想到了猪八戒，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八戒也是高老庄上的人，西天的取经路上，动不动就要回去。那女人并不知道西夏发笑的意思，听说是去高老庄，就过来把西夏的手拉住，说高老庄是个好地方，她是去过的，而且现在还有个亲戚就在高老庄。西夏便觉亲近，问高老庄都有些什么好玩的，那女人说：有山，山深似海哩，这个时候去，柿饼板栗吃不到，杏子却下树了，你若坐车，路边常有人叫喊买呀买呀，你把一张钱丢下去，卖杏人就把杏子往车上撷，你没有接够数，他们会捧着车跑呀跑的，还给你扔！沟畔里到处有古松，苔藓和蕨草就从树根到树梢附着了长，一嘟噜一嘟噜的藤蔓便垂下来，有红嘴白尾的鸟在里边叫。你见过连翘吗？中药铺里有一味药叫连翘，谁能想到连翘竟长那么大一蓬，花开得是那般黄，佛黄。西夏就兴奋起来，问还有什么，那女

人说有太壶寺，有一猫腰就能打出一桶水的泉窝，桶里会有七条八条小虾蟆，高老庄人不吃虾蟆。还有白云湫。西夏把扑撒到脸前的乱发拢了拢，问白云湫是什么，那女人说，是个湖，是个沟，是一沟的老树林子，人都说那里住着神仙也住着魔鬼，是天下最怪的地方，但我没去过。女人很遗憾，西夏也陪着她遗憾了，又拢拢扑撒到了脸上的乱发，骂了一句：“这头发真烦！”女人说，要去高老庄，得剪个短发的，到处是梢树林子，雨后进去捡菌子，长头发就不方便，高老庄的狗都是细狗，一生下来主人就把尾巴剃了。说着从自己头上摘下一只发卡给了西夏。西夏不愿无故接受赠品，谢绝不要，但不行，再要付钱时，女人说这能值几个钱呀，动手帮西夏把头发拢整齐，别上了发卡，直叫道漂亮。西夏谢谢着这位陌路相逢的女人，邀请她去见见子路：说不定论起来，她的那位亲戚还是子路的什么亲戚，世界说大，大得很，说小又小得就那么几个人呢！但那女人却不想去见子路，说她是电视台的记者，得立即去很远的地方出差呀，就拜拜，没在人群不见了。

西夏返回车站的台阶上，子路却不在了那里。举目四顾，他双肩挂着两个大提包，腰弓着，越发矮得像个孩子，在一家小店铺门口和人争执哩。西夏就喊：“子路，子路！”子路过来，一脸的恼怒，晃着手里的空水杯，骂那些小店主吝啬，跑了三家都不愿给他倒一杯白开水的。西夏说：“你给人家掏两角钱，谁不会热情卖给你？”子路说：“要是高老庄，水拿井盛哩！”西夏拿了水杯转身要去买，子路说：“不喝了，气都气饱了，票买到手了吗？”西夏说：“买到了，你猜我见到谁了？”子路说：“谁？”西夏说：“白白净净的，鼻梁上有一颗痣，她说她亲戚也在高老庄。送我了一个发卡，别上好看不好看？”

子路说：“好看，你别什么都好看。她亲戚也是高老庄的，怎不领来拉拉话？”西夏说：“人家忙着出差呀，是电视台的记者，人家是记者哩！”子路说：“那算啥的，不就是拿个黑驴屎往领导嘴里塞着的工作嘛！”西夏说：“这都是教授说的话？”两人就扑扑哧哧笑起来。地道口前的栏杆下坐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，孩子在看子路和西夏笑，子路和西夏也就笑了。子路和西夏已经不笑了，孩子还在笑着。子路就给孩子做鬼脸儿，把两只耳朵往前拉，撅着嘴，像肥猪的样子，孩子并没有反应，反应的却是孩子的母亲，她微笑着向子路招手。这是一个白面长身的女人，子路就走近去，女人对孩子说：“叫叔叔。”孩子说：“叔叔。”女人说：“让你好好吃饭，你不好好吃，再不好好吃你就只长叔叔这么高！”子路脸腾地红起来，但子路毕竟是教授，他说：“你娘说得对，要好好吃饭哩，个头长不高受人歧视的。”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话没说好，忙抱歉她不是那个意思，子路却严肃地走开了。

两人走进车站，西夏问：“和人家说什么了？”子路说：“她问我做什么事？我说是教授。她说做教授好哇，可怜她只是初中毕业……”西夏说：“瞧着人家漂亮了把什么都说？！”子路说：“她漂亮？你一来这里还有漂亮人？！”子路把两个提包都提过来，小跑着跟在西夏的身后，像个驮驴儿。

车是要路过高老庄而往西南的湖北去的，后窗上破裂了玻璃，凉快是凉快，尘土却迷进来，头发很快就粘成一绺一片。出城后一个小时，车驶进山区，西夏万般兴奋，虽然旁边的窗子一打开，前边那个老头的脑袋伸在窗外，呕吐的污水会雨星一样飘过来，她还是不停地要打开窗子，大惊小怪着外边的景色。而子路一上车就坐在那里把眼睛闭上了，他并没有睡意，

只是竭力要从脑海里抹去那个白面长身女人的形象，但女人的话不去思量又怎能不思量？十五年前，同样在这条路上，父亲送子路去省城上学，撕棉扯絮的雪下着，卡车上没有座位又没有篷顶，人插萝卜般地挤坐在车厢，腿再发困发麻也不敢动，一动就再也没地方坐下去了。子路实在是忍耐不住，拔出一条腿来揉搓，他担心时间长了腿要患关节炎的。但将腿揉搓了一会儿，旁边的一个女人却说你抓了我的腿了！这怎么可能，他在强辩着。女人却说你是高老庄的吧，子路说是高老庄的，又怎么啦？女人说：瞧你高老庄的男人有这么长的腿吗？！他把腿再往上抬，果然发现这是女人的腿，一条细而长的腿。这件事烙铁一样永远在子路的心上留下疤痕，他是带着高老庄男人特有的矮体短腿在省城读完了大学，也在高老庄男人的矮体短腿的自卑中培养了好学奋斗的性格，成就了一位教授，又出版了一本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专著。十五年后，又是女人在嘲弄了他的个头矮小——奉承女人能使一个卑贱的男人崇高起来，以貌取人却是鉴别浅薄女人的标准——子路闭着眼睛无声地笑了，他想，那女人是不知道他是谁，如果她是高老庄人，或者是家乡那个县的人，甚至她如果在省城的大学读过书，她就知道子路是什么人物了！

子路睁开眼来，见西夏正趴在车窗口向外拍照，一条腿屈跪在座位上，一条腿斜蹬在座椅底，臀部丰满，腰肢美妙，禁不住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，伸手就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。自父亲做过了胃癌手术，整整的四年里子路的负担多么沉重，每日的清早醒来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害怕着这一天父亲的病情会不会复发？以至在讲台上正讲着古代汉语，思路就突然中断了。为了逃避焦虑，他去了历史博物馆观看新出土的大唐壁画，壁

画里最让他感动的是唐人打马球，瞧呀，那马臀部滚圆，四足精瘦，奔跑起来蹄脚腾空几乎平行啊！高老庄是没有马的，惟有黑矮的毛驴从山岭到山沟，从山沟到山岭一日复一日地驮运粪土，在这个城市所在的平原上，也仅是有骡，骡毕竟还只是马的附庸。古人讲龙马精神，原来马也同龙一样给人以形体美，力量美，以及神秘。也就在这次参观完走出了大厅，博物馆的院子里阳光灿烂，几位年轻的女人正从台阶上往下走，有人一个趔趄从台阶上跌下，然后爬起来，说：“真讨厌，脚小老立不稳！”这样的话明显地在夸耀自己的身高脚小了，自然遭到她的同伙们的一顿戏谑，偏不去扶她。而子路是瞥了一眼她的脚，脚虽不大，却也不是小到站不稳的程度，倒觉得这女人有趣而性情可爱。从博物馆回校后的许多日子，子路每每想到大唐壁画中的大宛马，不知怎地就想到了那女人。为什么从马就联系到了那个女人，是那女人同马一样有长条细腰，滚圆的屁股，瘦劲腿脚和一种健美的神态吗？这种想法深入人心，以至于在大街上见到漂亮的高个女人了，子路皆称之为大宛马。正是如此的心情，子路在以后的日子无数次去博物馆看大唐壁画，果然也就每次碰上了那女人，由此认识，纠缠不舍，最终将马牵进了自家棚圈。

子路之所以与原妻离异，同西夏结婚，他喜欢的并不是周围人和家乡人所说的因为西夏是城市人，年轻而漂亮。他喜欢的是高大，子路是太矮小了，卖啥的不吃啥，没有什么就希望有什么！他的这种观点并不避讳，甚至在讲古汉语的课堂上竟也谈起了大唐的壁画，激赏那个时代的伟大：马是西域的大宛马，人也不是纯汉族，那画中的女子的形体容貌，服饰和发髻，并不是要以胖为美，而是展示了一种崇尚力量的世风啊。

他娶过了在博物馆从事壁画临摹工作的新的妻子，便将其名改为西夏，西夏大概就是历史上北方的一个匈奴人种的国名，连不是平面脸庞，有着淡黄头发的西夏也觉得自己的祖先可能就是胡人，至少也该是汉胡的什么混合血统了。

现在，趴在车窗口还在不停拍照的西夏，望见了远远的崖头上马蜂窝一样的石窟而惊讶不已，子路告诉说这是昔时山民为避兵荒匪乱而藏身的，洞窟里有厅间和卧间，有粮仓和水窖，洞外刀削的石壁上凿有石窝，插着石橛，进洞要在石橛上一页一页搭上门板子，人走过又一页一页将木板抽掉，飞鸟也飞不到上面去。西夏立即将目光盯住洞窟，思绪却如天边那一朵云，有了浪漫的颜色而微笑了，说：洞窟里有没有壁画？子路抚摸了她的头发，摇摇头，感叹了年轻的城市里的女人天真，她们永远不懂生活的沉重和苦涩，这或许是时代不同了，也或许正是年龄差别的隔阂，他后悔起这次带她回来是不是一个错误呢？高老庄毕竟不是如诗如画的桃花源，回到贫困的故乡根本不等同于回归自然的旅游，西夏能适应故乡的环境吗？何况，那里还有着他的前妻和前妻留给他的一个瘫痪的孩子。

班车终于在高老庄的镇街上停下来。子路和西夏已经像土布袋摔过一样，面目全非，没想到街道上尘土更深，一走进去就扑扑腾腾起烟。西夏说：“这街面也没铺水泥？”子路说：“乡里土多是多却干净，我小时候跌了伤，抓把土按按能止血还不发炎哩！”就指出了高老庄村落布置是个蝎子形，这镇街是蝎子腰，东边的北头那个村是蝎子北夹子，南头那个村是蝎子南夹子，咱家住蝎子尾，在镇街西北角，还得走四里地。子路说：“风水好吧？”西夏说：“毒！我要上厕所呀。”子路说：

“这里可没有公共厕所，能不能坚持一下？”西夏说：“水火无情！”子路就拎了提包带西夏往一家饭馆去，说：“乡里人的屎尿要各人拉到各人家的厕所里的，肥水不外流哩。——三治哥！”三治不在，三治的老婆和几个伙计在灶头上做豆腐，烟熏火燎的，秃头女人双手摇着豆腐包，吹了吹面前的蒸气，突然尖着嗓子说：“瞎，这不是子路，子路你回来啦？这是你办的女人?!”子路忙对西夏说：“这是三治嫂子!”西夏说：“嫂子好!”把手就伸出去。秃头女人说：“农民不兴握手哩！小星，小星，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吗?!”一个满脸红肉的伙计从后门跑进来。秃头女人说：“给教授和我这妹子下两碗大肉茴香饺子！城里人卫生，碗筷用开水烫了，再拿一卷纸来，他们要擦嘴的！”子路赶紧说：“不啦，不啦，我是来看看三治哥的！”就给西夏往后门处努努嘴，西夏忙不迭地去了。

子路在临窗的桌前坐下来，开始和秃头女人说饭馆的装修，说三治的哮喘病，说做这么多豆腐是给别人订做的还是给饭馆自己做的？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有几个人在喝酒，一边喝一边行酒歌令，又喊叫着再拿一瓶酒来。秃头女人说：“还喝呀，辛辛苦苦搨一根木头来就为了喝呀？”喝者说：“人活着还不是为了吃喝？是嫌我们没了钱吗，我们那儿有的是木头！”子路说：“嫂子这生意红火嘛！”秃头女人说：“红火的是地板厂哩，人家吃过肉，咱跟着沾点腥的！喝吧喝吧，卖酒的还怕大汉？要擤鼻到门外擤，抹在桌腿上恶心人哩！”那伙人笑了笑，没有擤鼻，只是一个把稠稠的一口痰从门里唾出去，一个却说：“城里人咱学不来，咱用土坷垃擦尻子的时候，人家用的是纸，现在咱才学得能用了纸了，人家用纸却又擦起了嘴！”一个说：“就你话多！”先头那个却压低了声说：“那娘们长着

膝盖了没有？”这个说：“不长膝盖是木头呀？”那个说：“那走路怎么不打弯儿？还有这么长腿的娘们，长腿不生娃哩！”子路还没等回过头去，秃头女人笑着说：“醉了醉了。”哐的一声，一个汉子从凳子上溜下去，头磕在地上。几个人说：“没彩，没彩，不到三瓶就不行了！”抬着就放到店门外台阶上去敞风，然后又坐回来继续喝酒，喊叫再炒一碗木耳菜来，辣子放旺些。子路一时觉得这伙人有意思，刚踱脚站到了店门口，忽听得有人叫他，扭头看时，街面上并没个熟人，转身又要踱进去，但那叫声又是两下，才看到街对面的二层木楼上站着一个女人是苏红。苏红提了一只肥嘟嘟的乌鸡，鸡扑拉着，鸡毛乱飞。子路就招了招手，苏红噤嘴噤地从木楼的楼梯上跑下来了。

两人就站在醉者的身边握手，被缚了腿的乌鸡却挣扎着掉在地上，扇动着翅膀要逃去。苏红捡一块石头压住了鸡翅，说：“送人也不说宰了送人，我可不敢杀的！”子路就看着她笑，秃顶的女人却在屋里听见，说：“苏红你能显派！前日我见你在泉里剖鱼呀！”苏红说：“鸡叫哩鱼不叫哩。”秃头女人说：“领导不爱提意见的人，你倒欺负不言传的！”苏红没理，使劲跺着鞋上的土，说：“咱这街上成了塘土窝了，几时回来的？”子路说：“刚刚下车。”苏红说：“坐了小车？车呢？”子路说：“我有自行车，在城里哩。”苏红说：“……那也给县上招呼一声，谁能不给你派个车呢？真是，要顾及影响呀？”子路说：“还要车呀，只要没人骂我就是了。”醉者哇地吐出一堆污物，有狗立即跑了过来，苏红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，说：“……你看你们闹的，都是好人么，咋就说离婚就离了？！原本在省城时我是要去你那儿的，这不，也去不成了！”子路说：

“朋友归朋友，来么！几时再到省城呀？”苏红说：“这一半年怕去不了了，你瞧，忙得我现在项链也不戴，手镯也不戴，活得没个女人味了！”苏红的发型烫得很大，眉毛却修得细长。子路说：“厂子情况怎么样？”苏红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说：“你知道我办了厂？怎么知道的？！”子路说：“高老庄也是常有人去我那儿，见着了没有不说到你和厂里的事。”苏红说：“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累啊！厂里的效益倒还好，我只说就一门心思弄厂里的事了，可还是有人缠着要介绍他们去省城打工，在楼上也正和几个女子谈哩！有什么办法，谁让咱当年搞过劳务输出呢？你瞧这街上的发廊、照相馆、旅馆、饭店，十有八九都是经我带出去了又回来开办的，咱这儿的女子能行哩！”子路说：“高老庄的水土历来养女不养男么。”苏红说：“你嘴这么说的，肚子里才看不起我们哩，要不，怎么就……现在呢？”子路说：“这其中的事你不知道……有了。”苏红说：“有了？！”头朝店里就瞅。后院里正是一迭声的尖叫，子路触电似的撇下苏红便往店里跑，那桌上喝酒的汉子开了心地嘎嘎大笑。

西夏从后门一出去，才知道后院特别低，七级台阶下，靠东是三间小厦屋，靠南的院墙上开着一扇小门，直接能看到一条小河。院西一块平场子晾着豆子，剩余的倒是菜地，种着葱、蒜、韭菜和芹菜。菜地角立栽着一圈碗口粗的木棒，苍蝇哄哄着，那就是厕所了。西夏推开木栅门儿，发现里边仅有个粪坑，为难了半会儿，才要蹲下，饭馆的伙计就走过来，西夏忙咳嗽了一下，伙计也咳嗽了一下，西夏恼怒地站起，说：“有人的！”伙计说：“我来摘木耳。”竟在立栽的木棒上摘下一堆黑蝴蝶一样的木耳去了。西夏惊讶不已，重新蹲下，目注着

木栅门口靠的一块石碑。这石碑额题“永垂不朽”四字，首尾稍有残缺，上道：“□□□□高老庄乃□□□□交界，原属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之野。自甲寅岁□□匪寇逼斯土，叠害□保，西流河人物几无所容。已未夏，首人同众修寨堡以为保障。工程浩大，一木难支。各捐己资，募化十方，善果周就，刻石垂久。”正看到下边“大清嘉庆六年□□□□□”，却听得有呼哧呼哧声，扭头看时，木棒圈角的低矮小棚里竟走出一头猪要来吃屎，吓得提了裤子一边往出跑，一边锐喊。子路接住她，说：“这怕啥的，三治家没尿窖子，厕所和猪圈在一起的。”西夏这才定下心来，听得前边店里一片哄笑，自个脸先红了，说：“猪吃人粪，人吃猪肉?!”便又折身过去，要看那猪棚那么小的，怎么就能卧了那么大的猪!

子路把西夏介绍给了苏红，苏红叫道：“我只说我是高老庄的高个子了，没想你比我高这么多!”就不和西夏站得太近，立在了台阶上，说西夏是模特，西夏说不是，她却坚持说一定是的。这时候，远远的镇政府门口，有一辆吉普车，嘟嘟嘟地发动了，几个人抬着一筐什么重物放到车上，遂即一个矮子滚球一般地跑来了，说：“苏红，镇长问你去呀不去?”苏红说：“去么。”便对子路说：“你见一下镇长吧?”子路说：“我不认识的，算了吧。”苏红说：“那我也不能陪你们了，早上白云寨卖木料的人在稷甲岭下发现了一只旱龟，卖给了厂里，厂里送给了吴镇长，吴镇长却要送给陈县长的。”子路说：“一只龟划得来这么送来送去的?”苏红说：“筛子大的!”西夏说：“筛子大?”要过去看看，子路扯了扯她的衣襟。苏红就把乌鸡让子路带回去，子路不要，双方推让了一阵，苏红只好把鸡交给那矮子替她去杀，当下握手告别了，还在说：“西夏你这么高的